



杭天琪母女

# 母女同台首上真人秀 杭天琪： 我看到了女儿的用心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焯

秀出最真的自己，发现女儿不同面

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杭天琪是爸妈熟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曲天后。此次，杭天琪重回大众视野，不仅将挑战新任务——T台走秀，还带来了女儿张雅涵一同现身。

聚光灯、摄像机、欢呼声、比赛评选……这些对于杭天琪而言，都不陌生，但和女儿一起参加真人秀，给她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杭天琪透露，在参加节目之前自己是有顾虑的，因为“一直以来我都是歌手的身位，需要向大众展现的只是歌曲”。这一次，她需要和其他明星妈妈一起相处，还需要展现自己和女儿之间的互动，这是杭天琪之前从未尝试过的。但几期录制后，杭天琪就打消了顾虑，直爽的她表示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：“真人秀这种节目是24小时挂着麦，摄像机时时刻刻对着你，你可以装半个

小时，但是你装不过半天。”

杭天琪表示，她在节目中发现女儿的另一方面——不仅面对镜头十分淡定，而且帮妈妈处理问题时也特别细心。新近播出的一期《妈妈，你真好》中，女儿需要帮妈妈制作PPT，对妈妈的造型给出意见并进行改造。当看到女儿准备的特别细致和用心的PPT时，杭天琪感触特别深：“我发现对她不够了解，比如她的工作状态。女儿从不会当着妈妈的面去说自己的工作有多辛苦，但她确实掌握了一些技能。”

当聊起节目的关键词“时尚和穿搭”时，杭天琪信心满满地表示：“其实在时尚方面，我还是比较有敏感度的，比如说对当季的流行色呀，包括一些穿搭理念什么的，我都有了解。我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善于去捕捉适合自己的穿搭风格的。”

母女交流更轻松，尊重女儿的选择

对于杭天琪和女儿来说，这次参加节目是全新的体验。通过节目让女儿了解妈妈的工作状态，展示母女之间最真实的相处模式，让彼此更加了解、更加体谅对方。杭天琪说：“我想以后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相处得更加轻松吧。”

有考虑让女儿进军娱乐圈吗？杭天琪表示，参加这个节目也让女儿对娱乐圈有了一定的了解，进不进娱乐圈要看女儿自己的选择。她表示自己一向尊重女儿的选择。“选择什么专业、考什么学校，都是她自己拿主意，顺从她自

己的心愿去做，我只是给一些建议。”杭天琪说道。

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，杭天琪对于过往的偶像和当下的偶像区别也看得十分透彻。她认为当年的偶像就是展示真我：“我们那个时候的偶像没有什么偶像包袱。在那个年代，也没有什么公司的包装，连服装、化妆都是自己操心，更没有助理跟着你……我们都很简单很单纯，就是去唱歌。”杭天琪认为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真实和纯粹，所以老一辈歌手呈现的舞台和作品才会这么经典，一直留在人们的心中。



《九零后》导演广州分享“国宝级大师”生活：

# 小房子，大志向， 平均超96岁

中国曾有这样一所大学：它只存在了短短的8年多，却诞生了172位院士、8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、2位诺贝尔奖得主……它便是在抗日战争的炮火洗礼中诞生的西南联大。

80多年前，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组建的西南联大，吸引着一群中国学子跋山涉水，徒步3500公里前往云南继续求学。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求知，更是救国。2021年5月29日，纪录电影《九零后》将正式公映，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西南联大老学长将通过大银幕讲述他们读书报国的青春记忆。

该片导演徐蓓近日在广州分享了她在拍摄时所接触到的这群特殊的“九零后”可爱又可敬的故事。



导演徐蓓

## “九零后”与“90后”的心灵共振

这并不是徐蓓首次关注西南联大往事。早在2018年年底，她所执导的5集纪录片《西南联大》便开始在网络走红。迄今，该片豆瓣评分高达9.4分。作为同题材新作，《九零后》如何超越前作？徐蓓解释，两者的切入角度并不相同，但能很好地相互补充：“《西南联大》是以5集的篇幅全方位讲述西南联大这段历史，《九零后》则通过采访西南联大的学生，从个体的角度去展现那段岁月以及联大先生们的风骨。”

在徐蓓看来，《九零后》就像一部“主演”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“青春片”。观众可以跟随镜头穿越回大半个世纪前的中国，跟着这群青年学子去听“史上最好的国文课”，陪他们一起抱着书本跑警报，看他们在炮火中读书、逃课甚至恋爱。“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，他们的十几岁二十几岁都会有共同点，那就是年轻人身上特有的那种不羁、狂狷以及青春的惶恐。”徐蓓深信，《九零后》能跟今天的“90后”甚至“00后”观众产生心灵共振，“现在的‘90后’的困惑，其实片中的‘九零后’在年轻时都曾经历过。就像我在听他们回忆时会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，现在的大学生看他们的故事也一样不会有隔阂。”

## 从大师身上学习如何度过一生

99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、100岁的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、100岁的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“北极光”的获得者许渊冲、102岁的《呼啸山庄》译者杨苡、106岁的《让子弹飞》原著者马识途……《九零后》“演员表”之星光璀璨，或许是任何其他电影都无法企及的。这些国宝级大师的青春故事，对平凡人有什么启发？在广州分享会上，徐蓓特意选择了“我们为什么读书”这个话题：“这些人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身份，他们都是读书人。我想让大家看一看他们读书之后的状态。”

读书，不仅存在于这群西南联大学子的回忆里，也是他们终其一生在做的事。徐蓓在分享中举例，当年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、今年106岁的作家马识途日日读书写字不辍，直至去年才因身体原因正式宣布封笔。徐蓓说：“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马老曾经赠予年轻人的一句话：年轻是你们的资本，但也可能成为你们的负担，就看你们怎样生活。”

徐蓓希望，那些对青春有着迷茫和惶恐的青年人都能看看《九零后》，“从片子里这些老人身上学习，或许迷茫就会少一些”。她说：“我希望这部纪录片能抵达每一个人的内心，让人们思考：我们的青春如何才能充满志趣和韧性，以及，我们到底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。”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### 镜头后的故事

#### 王希季(100岁)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

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，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

我们采访王先生的时候，他96岁，但他每天还是会到他的办公室去上班。我们当时先拍摄了他在电脑前工作的镜头，然后我问他，能不能再拍您一个走路的镜头？他办公室前面有一条走廊，我想拍他的背影渐渐走远。当时一个小同事想递给他一根拐杖，但他很坚定地摇了摇头：“我不需要。”

我一直记得，当时采访他的时候，他在镜头前非常柔和但也非常坚定地说出那句：“中兴业，须人杰。我就是想要做一个大人物。”在那句话里，你完全不会感受到任何的矫揉造作，你只能体会到两个字——力量。我想让大家记住他96岁的样子。

#### 许渊冲(100岁) 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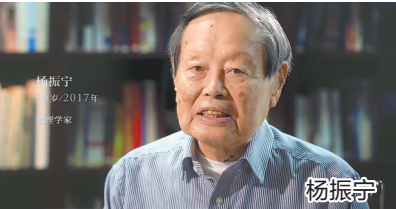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大学教授，翻译家，被誉为“诗译英法唯一人”



许渊冲

许先生是一位个性特别鲜明的老先生，2017年我们采访他的时候，问他最近在忙什么。他说：“我现在正抓紧翻译，每天要翻译到凌晨4点。”在那栋楼里，他的灯光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熄灭的。我问他：“你还在追求什么？你已经得到了翻译界最高的奖章。”他说：“我要争取在100岁的时候把全本的莎士比亚翻译完。”

第二天我去采访他的同窗好友杨振宁。我说，你的同学许渊冲正准备翻译莎士比亚全集，杨先生说：“他是



杨振宁

嫌其他人翻译得不够好吗？”这显然是他们同学之间才有的默契。

2019年我在北大再次见到许先生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——他的老伴去世了。但有一点没有变，他依然从早到晚在翻译。

许先生是一个特别要强好胜的人，非常纯真。我们在谈到他的很多同学的时候，他都表现得很有不服气。我就问他，西南联大的学生里就没有一个让你服气的吗？他想一想说：“有，杨振宁。”

#### 吴大昌(103岁) 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学生

北京理工大学教授，为车辆发动机专业建设作出贡献

我见到吴先生的时候，他101岁，每天仍沿着大学的操场走三圈。他家在二楼，没有电梯，但他可以自己爬楼上下。当我走进他的卧室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就能从板凳上站起来，一点都看不出是个过百岁的老人。

我记得他的卧室非常简洁，当时桌上还摆了一本摊开的书，书名是《华为工作法》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要看这本书？他说：“我以前对华为不太了解，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该学习一下！”

#### 杨苡(102岁) 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

翻译家，《呼啸山庄》译者

杨先生是一位女性，她最近几年很红，多年前翻译的《呼啸山庄》也被很多人重新提起。我个人很喜欢她，因为她非常睿智淡定，是历经了各种风雨但依然眼睛里闪着光的人。我有时候会一边看着她一边想，我们都是学英语的，我能不能在80岁的时候保持她现在的状态？



杨苡

我们采访西南联大的校友时，发现他们大多居住在非常狭小的屋子里，有的甚至小到我们无法自由地展开拍摄。我的理解是，他们不是住不起，而是他们对于人生幸福的理解跟普通人不一样。杨先生家里也是这么一个状况，她住的房子还是1958年修的两间卧室，屋子里到处都是书。她说学校曾让她搬，但她就愿意住在这儿。她每天就在那里，读书、看报、写日记，以及跟朋友交谈。

我们去杨先生家里采访的时候是

中午，她正盘腿在床上休息。我想拍下这个场景，但杨先生不准，因为她觉得自己在镜头前必须是正襟危坐、非常优雅的。我向她打听什么，她非常调皮地朝我笑了笑：“这是我的小快乐。”然后她把耳机递给我。我一听就激动地喊了起来，因为那首歌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电影《翠堤春晓》里的一首插曲《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》，它正好就是我们影片的英文名。后来我又在片子里加了一组杨先生坐着沉思的镜头，背景就是这首歌。

#### 潘际奎(94岁) 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

焊接工程专家，中国焊接学科创始人之一

我们采访潘先生的时候他90岁，但工作比很多人都要繁忙。当时我跟他约采访时间，他说明天可以，后天我就要出差了。我一听都“大”了，问他去哪儿，他说他在南昌大学那边有

一个实验室，去完南昌还要去青海，所以他要去买飞机票。他告诉我们，他现在一门心思要做的就是“大事”。我问他什么是“大事”。他说，对国家、对工程有用的就是“大事”。

防范化解灾害风险  
筑牢安全发展基础

5·12 全国防灾减灾日

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